

帝王切開之旅

文 / 陳芳銘



第一分鐘

面對著雪白的皮膚，刀子劃下去時，其實我的心是微微的顫抖著。

同樣的手術，一生中不知道已做過好幾千次。有時候病人多時，為了需要，一天可能執刀好幾回。自從一九七四年離開醫學校，在台灣與美國均接受了最好的訓練，因此再怎麼困難的病例，憑著自己的技術與經驗，也均化險為夷，順利完成。

可是接近午夜正準備接受手術的這位產婦，自從兩週前入院以後，我就時時擔心，可能在她的胎兒完全成熟前，會突然大量出血，造成早產。

這一切的憂慮，只因為她的問題是：高齡產婦。妊娠三十六週。臀位。第二胎。上次生產是剖腹產。

前置胎盤。而且是完全覆蓋在子宮口及前壁，有可能是侵入子宮壁的殖入性胎盤。產婦是醫院的護士。我的同事。正在持續的出血。

這樣的病例，有可能造成生產時，無法控制的產後大出血，即使切除子宮，孕婦也有危及生命的可能。帶著這樣的憂慮，我走進手術室。

第二分鐘

皮膚切開後，分開淡黃油膩的脂肪層，剪開微白的肌韌膜，就到達暗紅的肌肉層。腹肌從中線分離，剝開以前手術所造成的沾黏，然後打開腹膜。我馬上見到她的子宮體下方，張牙舞爪的血管叢，像萬頭鑽動的紫色蚯蚓，蠢張的向我猙獰的狂笑。由過去的經驗，我知道，這個位置就是胎盤生長的

地盤。這個位置也是我

進入子宮前必須經過的血管叢

林。此時我再度與麻醉的潘醫師，確認

血袋已在手術室內待命；於是我剪開後腹膜，小心分離出膀胱與子宮體下方的解剖位置。每一條漲滿了深紫色血液的靜脈，曲張的盤旋在子宮壁下方，可怕的幾乎要爆裂開來。

第三分鐘

閃亮的刀尖，迅速劃開子宮壁；血管叢林的鮮血，馬上隨刀尖如泉湧的噴出。助手醫師匆忙的用吸管吸走血液，我繼續切開子宮，胎盤就如預期的長在子宮體下方，擋住了我的進路。我必需急速的撕裂胎盤，移走障礙，才能順利生出胎兒。可是如果胎盤遭受破壞，子宮內的胎兒馬上就會陷入缺氧狀態。就在這節骨眼上，我是一點兒思考的時間也沒有；我的手指毫不考慮的穿破胎盤，胎盤支離破碎的立即與子宮壁分開，一部份並跑到到子宮壁的切口外，更加劇了出血的速度。我不顧子宮的大量出血，把手探入子宮內，心裏一驚，原來胎兒是如此遠離切口；只好靠著以前的經驗，像瞎子摸象一樣，先憑觸覺，確認並且抓住了胎兒其中的一支腳，把它輕拉至切口處，用我另一支手固定住，然後再度伸手入內尋獲第二支腳，往切口處輕拉。當我看到胎兒的雙腳時，心裡才放心的以臀位出生的方式，產下她的胎兒。

雖然只是妊娠三十六週，但胎兒出生後，顏色極佳，活動力也無問題。聽到新生兒第一聲洪亮的



哭聲，就像過去每一次期待新生命到來的興奮，心裡永遠是那般的欣悅。

但是，今晚我的主要注意力，卻必需放在胎盤殘留在子宮內，所造成的持續性出血。

非常幸運的，快速的仔細觀察胎盤著床的位置後，我發現因植入性胎盤而仍造成出血的子宮體下方及子宮口，只有幾處仍然有張著口的血管，我迅速的在這些出血口縫了幾針，大量出血的現象，戛然而止。

就在暗自高興，一切均在控制之中時，沒有想到子宮竟然軟綿綿的，一點兒也沒有收縮的能力。雖然已經給予數種的子宮收縮劑，卻仍然無效；子宮持續的出血著，產婦臉色轉趨蒼白，脈搏加快，血壓下滑。麻醉潘醫師見病人出血過多，建議給予適量的輸血。我一面用溫水浸濕的大紗布，裹著子宮，以雙手用力按摩，一面重複在子宮注射強力收縮劑，加上肛門塞入收縮藥劑，沒有多久，藥物漸起藥效，整個子宮肌肉在我手中緩緩的堅硬起來，出血停止了！

我高興的再度檢視子宮切口，確定沒有流血。刷手的護士最後一次點算器械與紗布無誤後，我就快速的縫合了腹膜，肌韌膜，脂肪層與皮膚，完成了手術。

美麗人生

手術前，我曾向產婦和她的先生，解釋一切可能發生的最壞的結果，因此他們兩人非常的憂心。現在，幸運的得到有驚無險的最好結局，兩人十分的欣慰。當我握著她的手，向她道賀時，歷經這麼久的苦難與危險的產婦，有點蒼白的她，眼中含著淚，卻仍然高興的，露出了最美麗的笑容。

走出開刀房，看看錶，已是凌晨兩點了。正想完成我的手術記錄，我腰間的呼叫器又響起了。

這樣重覆面對壓力的工作，似乎永遠沒有止境。剛完成一件挑戰，下一個挑戰馬上又來到。

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從金門服完兵役後，進入台北馬偕醫院婦產科學習，一個月以後，我的老師蔡明賢醫師，在手術台上，有信心的把手術刀遞給我

，指導我開始劃下人生中的第一刀。這樣深刻的回憶，好像才是昨天發生的事。

深夜的聖蓋博市，除了街上的交通號誌，一切都是那麼的平靜。駕著車離開醫院，我的腦裏，只有一九七六年夏天的台北。生活已久的南加州，夜已深的街道，竟然與二十幾年前的中山北路，沒有什麼差別。我由一個沒有經驗的年輕醫師，很快的成為資深的手術者。我與我的每一位懷孕產婦，共同走過她們妊娠十個月的辛酸與喜樂。在她們懷孕的背後，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。每一個月產檢時，除了身體上的不適，我也靜靜的聆聽她們埋藏在心裡的喜怒哀樂。我不知道我究竟幫了多少，但是我一想到，我的工作，是與你同屬是人類的一個人，放心的讓你把肚子打開，允許你把你的手，伸入她的肚子裡；這樣的工作，責任是何其的深重。

我一路走來，兢兢業業，每一個病例，力求完美，沒有疏失。雖然自己的選擇，使自己失去較多屬於自己的時間，但每一次聽到新生兒洪亮健康的哭聲與產婦滿意幸福的笑容，我就覺得我的人生是美麗的，是值得的。

我在車裡，這樣想著。二十幾年前下班時，在中山北路上曾經這樣想著，今晚也這樣想著。■

2004年8月於洛杉磯

註：剖腹生產的醫學名辭是帝王切開術，Cesarean Section.

